泊宅編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泊宅編

◀上一卷

卷三

下一卷▶

元豐初，盧秉提點兩浙刑獄，會朝廷議鹽法，秉請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接睦、歙等州，與越州錢場等水勢稍淡，以六分為額；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為七分；鹽官場為八分；並海而東為越州余姚縣石堰場、明州慈溪縣鳴鶴場，皆九分；至岱山、昌國，又東南為溫州雙穉、南天富、北天富場十分，著為定數。蓋自岱山及二天富，皆取海水煉鹽，所謂「熬波」者也。自鳴鶴西南及湯村，則刮城以淋鹵；以分計之，十得六七而已。鹽官、湯村用鐵盤，故鹽色青白，而鹽官鹽色或少黑，由曬灰故也。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，塗以石灰，故色少黃，竹勢不及鐵，則黃色為嫩，青白為上，色黑即多鹵，或有泥石，不宜久停。石堰以東，雖用竹盤，而鹽色尤白，以近海水鹹故爾。後來法雖少變，公私所便，大抵不易盧法。且水性以潤下為鹹，其勢不少折，則終不可成鹽。安邑池鹽，以濁河曲折，故因終南山南風以成。若明、越、溫、杭、秀、泰、滄等州，為海水隈奧曲折，故可成鹽。其數亦不等，唯隈奧多處則鹽多，故二浙產鹽尤盛他路。自溫州界東南止閩、廣，鹽勝五錢，比浙賤數倍。蓋以東南最逼海，潤下之勢既如此，故可以為鹹，不必曲折也。

西安州即唐鹽州，西至流沙六日，沙深細，沒馬脛，無水源，但幹沙爾。又二日至西海，水味不甚鹹，中有顆鹽。大者重三四斤，其色紅瑩，軍行以和食飲。

西安有池，產顆鹽，周回三十里，四旁皆山，上列勁兵屯守。池中役夫三千余，悉亡命卒也。日支鐵錢四百，亦多竊鹽私貿。蓋絕塞難得鹽，自熙、河、蘭、鄯以西，仰給於此。初得此池，戎人歲入寇。其後拓地六十里，斥堠尤謹，邊患遂絕。

漢法：聘後用黃金二萬斤，為錢二萬。而寶貨法，凡黃金一斤直錢萬，朱提銀八兩為一流，直錢一千五百八十，余銀一流直錢千。朱提縣出銀，音殊時。當是時，萬金一兩才六百，銀一兩才二百。東坡常怪今之黃金不若昔時之多，蓋今糜之者眾，宜其少而價貴也。

升鬥古小而今大。量酒之升鬥小，量谷之升鬥大。昔人飲酒，有數碩不亂者。班固論一夫百畝，所收之粟，人食月一碩五鬥。古之人亦今之人也，豈有一人能飲數碩，而日食五升米乎？無是理也。

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，其人雖至勤儉，而所以為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。墾山隴為田，層起如階級，然每遠引溪谷水以灌溉，中途必為之碓，不唯碓米，亦能播精。播精謂去其糠秕，以水運之。正如人為，其機巧如此。朱行中知泉州，有「水無涓滴不為用，山到崔嵬猶力耕」之詩，蓋紀實也。

閩廣多種木綿，樹高七八尺，葉如柞，結實如大菱而色青，秋深即開，露白綿茸然。土人摘取去殼，以鐵杖棹盡黑子，徐以小弓彈，令紛起，然後紡績為布，名曰「吉貝」。今所貨木綿，特其細緊者爾。當以花多為勝，橫數之得一百二十花，此最上品。海南蠻人織為巾，上出細字、雜花卉，尤工巧，即古所謂「白疊巾」。李琮詩有「腥味魚中墨，烏賊也。衣成木上綿」之句。

螺填器本出倭國，物像百態，頗極工巧，非若今市人所售者。

崇觀以來，天下珍異悉歸禁中，四方梯航殆無虛日，大則寵以爵祿，其次錫賚稱是。宣和五年，平江府朱勔造巨艦，載太湖石一塊至京，以千人舁進。是日，役夫各賜銀碗，並官其四仆，皆承節郎及金帶。勔遂為威遠軍節度使，而封石為槃固侯。

鹽官縣安國寺雙檜，唐宣宗時悟空大師手植，今三百余年矣。其大者蜿蜒盤礴，如龍鳳飛舞之狀；小者與常檜不甚異。宣和乙巳春，朱勔遣使臣李鐲取以供進。大者載由海道，遇風濤，舟、檜皆碎；小者只自漕路入。既獻，上鐲轉二官，知縣鮑慎好賜緋。

虔州龍南、安遠二縣有瘴，朝廷為立賞增俸，而邑官常闕不補。它官以職事至者，率不敢留，甚則至界上移文索案牘行遣而已。大抵此地唯水最毒，嘗以銅盆貯水，須臾銅色微黑，或大錫瓶挈佳泉以自隨。處瘴鄉者有詩雲：「避色如避難，冷暖隨時換。少飲卯前酒，莫吃申後飯。」

越州禹廟有元圭，匱藏之，色黑如黶；徑五寸，厚寸余，肉好相倍，上下有邸。州將掌封鑰。

贛石數百里之險，天下所共聞。若雨少溪淺，則舟舫皆檥以待，有留數月者。虔州水東有顯慶廟，甚靈。或至誠禱之，則一夕長水數尺，送舟出石。故無雨而漲，士人謂之「清漲」。前此，士大夫有禱輒應，刻石以識於廟庭甚多。東坡北歸，行次清都觀，有「自笑勞生消底物，半篙清漲百灘空」之句。

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，寺曰天章，以藏真宗皇帝禦書故也。當時朝廷每有頒降詔劄，則池水盡黑，可以染緇。太常少卿沈紳嘗記其事。

明州有僧佯狂，頗言人災福，時號「癲僧」。王君儀年弱冠，寓陸農師佃門下，力學工文，至忘寢食。一日，癲僧來托宿，陸公曰：「王秀才雖設榻，不曾睡，可就歇息。」明日，僧夙興，見君儀猶挾策窗下，一燈熒然，睥而言曰：「若要官，須四十九歲。」君儀聞之，頗不懌。其後累應書不偶。直至年四十八，又夢癲僧笑而謂曰：「明年做官矣。」是時癲僧遷化已久，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，君儀叵測。明年，陸公入預大政，首薦君儀，遂除湖州教授。君儀嘗謂予雲：「欲遊四明求師遺事，為作傳以報之，而未能也。」

大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，時節使呂吉甫帥杭，暇日常入山見師，春容道論，頗似契合。有問：「呂太尉如何？」師擺頭曰：「無力，臘月三十日要你有力。」

圓照禪師宗本常語人曰：「我不勸爾出家學佛，只勸爾惜福修行。」大通常語人曰：「我只勸爾生處放教熟，熟處放教生。」大通乃圓照弟子，時稱「吳中二本」。

婺州有僧，嗜豬頭，俗號「豬頭和尚」，而莫測其人。祥符寺轉輪藏成，僧俗設齋以落之。一僧丐齋，眾見藍縷，不為禮，僧拂袖而去。或曰：此豬頭和尚也。使人邀請，僧

怒，指大藏曰：「我不轉，此藏亦不轉。」眾聞其語異，相與追之，僧曰：「要我轉，更三十年。」竟不顧而去三衢。衢守饌豬頭召師食，守自牖窺之，見一鬼食其旁。已而師坐亡，衢人奉香火良謹，有禱輒應。一日，見夢於人曰：「吾將還鄉矣。」蓋自師之出，至是恰三十年，寂無施金轉藏者。故老憶師言，備禮迎其真身，歸置藏院。郡人輻輳，輪不暫停。此寺因建長堂。予因閱師《辭世頌》，知是定光佛也。

王溍之字彥祖，為京西佐漕，攝河南府事，因丁外艱，有群雀集几筵，啄踐祭食，揮去復來。彥祖偶撲得一雀，自以刀斷其首，擲棄中庭。徐察之，此雀忽身首相就，翩然飛去。其後彥祖還南徐，為人訟田，安置廣德軍。未幾，妖人張懷素辭連就逮，竟謫死南方。

範迪簡，南劍州人。起白屋，官至卿監。年八十余，諸子自峋以下，皆登科顯宦，近世享福，殆少其比。其居地名黯淡灘，初欲買宅，或雲：「中有怪，不可居。」試使數仆宿其堂廡伺之，每夕但見一物，人首而蛇身，往來其間，不甚畏人。諸仆相與謀，以臥具裹之，束縛就烹，其怪遂絕。或雲：此喪門也。